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星期五）　ZINCHAGI RHBAO　夏曆丁亥年十月十六日　第一版

晉察冀日報

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創刊　地址　晉察冀邊區
本報業經晉察冀邊區郵政管理局登記認爲新聞紙類
（第二六五三期）
今日出版二張　每份售價邊幣五百元

屋頂廣播

（黑板報也可以採用）

中央局召集的邊區土地會議開好了！這個大會，開了三十七天，有縣以上幹部一千一百多人參加，彭眞同志和聶司令員在會上講了話，都說要徹底平分土地，就要整頓共產黨隊伍，整頓群衆隊伍，把混進來的壞人洗刷掉，叫黨員和幹部的思想想通了，不好的作風改掉了，大家老老實實給人民辦事。在大會上把土地法討論了，邊區工作以前沒有做好，土地改革不澈底，也好好的檢查了。好幾百個窮人出身的幹部和思想立場好的幹部，帶頭做骨幹，有些家裡是地主富農的幹部過去犯了錯誤的，在大會上認錯了，請求黨處理他。有些人以前不聽群衆的話，強迫命令，有的貪污腐化，鬧宗派、說謊話，都被批評了。大多數的幹部都鬧通了，以後一定要站穩階級立場，聽群衆的話，好好的實行共產黨的主張，還要查階級，查思想，查立場，查作風，分頭下去整頓隊伍，大放手實行民主，眞正替農民辦事，徹底平分土地，消滅封建！

各地同志注意！

從廿六起，我們報紙，要連着發表中國土地法大綱、邊區土地會議、邊區農會臨時代表會和各地方土地改革的消息、文章和政府的佈告，希望大家接到我們的報紙，馬上唸給群衆聽，組織群衆閱讀、宣傳、討論。把群衆的意見告訴我們，把各地方土地改革的情形告訴我們，越快越好！

邊區土地會議勝利結束

決定全邊區澈底平分土地消滅封建　整頓革命隊伍把壞份子洗刷出去

〔本報訊〕中國共產黨晉察冀中央局，召開邊區土地會議，從十月三日起，到十一月九日止，開了三十七天，有縣以上幹部一千一百多人參加。開幕那一天，彭眞同志和聶榮臻同志都講了話，他們講話的意思，就是要在全邊區實行中央和全國土地會議的主張，照全體農民的要求，澈底平分土地。要實行這個主張，就要整頓我們黨的隊伍，要整頓群衆的隊伍，把混到我們革命隊伍裡來的異己份子和壞人洗刷出去，把黨的組織和黨員、幹部的思想整理好。黨員、幹部中有些很不好的作風，特別是强迫命令的作風，一定要改掉，大家都要養成實心實意爲人民辦事，當長工，老老實實的作風。彭眞同志專門做了報告，說明土地法大綱的精神，把平分土地、整頓隊伍的道理和辦法，詳詳細細給大家解釋了。一千多幹部情緒非常高，小組討論、大會討論，把土地法翻來覆去，詳細研究，把以前邊區工作沒有做好的、和土地改革不澈底的各種情形，都檢討了。冀晉、冀中、察哈爾各代表團、王平、林鐵、劉杰幾個同志都有發言，反映了各個地區的情形，好的和壞的經驗。有幾百個工人、雇農、貧農出身的幹部，和思想立場正確的幹部，帶頭做骨幹，特別積極；有些地主富農出身的幹部做了反省，有的給主席團寫信，請求黨處分他們過去犯的錯誤。大家都批評過去許多地方不走群衆路線，主觀、强迫命令，還有些人鬧宗派、說謊話，有的貪污腐化，都給地主富農和壞人利用了，上了他們的當。大多數幹部都認識清楚了，以後要站穩階級立場，走群衆路線，正確執行黨的政策。還要好好查階級、查思想、查立場、查作風，分頭下去搬石頭，去障礙，大放手實行民主，全心全意領導農民，澈底平分土地，消滅封建！

這個大會，還報告和討論了許多問題，比如，青年問題，婦女問題，軍隊政治工作問題。羅瑞卿同志發言的時候，對部隊和地方的關係，部隊參加土地改革，和部隊怎樣整黨，都講了很重要的意見，蕭克同志也講了改造人民武裝的問題。大家都很滿意，都說：這個會開得非常好，是邊區最好的一次大會。今後就是堅持執行了。閉幕那一天，聶榮臻同志先做了政治形勢報告，說全國新的革命高潮，已經開始來到了。大家都非常高興。許多工人、雇農、貧農出身的幹部講話，都說參加這次大會非常痛快。最後，劉瀾濤同志講話，說明這一次大會，叫我們更加懂得一切事情要從階級立場和階級觀點出發，對我們每個人都是極大的教育。正在這時候，我們邊區人民解放軍，打了清風店附近的大殲滅戰，大會剛閉幕，又打下了石家莊，全國各地都不斷勝利，大家情緒特別高，會一開完，就都分頭到各地方，開會、傳達、佈置工作。這時候，邊區政府也接受了土地法大綱，出佈告實行，邊區黨、政、軍又出了聯合佈告，許多地方農民聽到消息，都急得等不得，馬上就要幹起來了。

在晉察冀邊區土地會議上

聶榮臻同志的開幕詞

聶榮臻同志

同志們！在大會傳達全國土地會議精神和以前方針的，我簡單講幾句話。

目前我們正處在全國性新的革命高潮巳開始到來，全國大反攻勝利開展的時期。今後這幾個月的鬥爭將成爲轉變全國局勢的關鍵。我們這個區域是處在東北、西北、華北的戰略樞紐地區，我們所負的任務是很重大，許多[illegible]都是[illegible]。在這個區域的工作，存在着很嚴重的[illegible]，一年多以來，我們消滅了二十多萬敵人，但是我們還要更大的反攻，取得更大的勝利。在略區域已經開始消滅敵人，現在我們工作的中心環節就在於發動群衆，因爲只有澈底的土地改革，才能發動群衆，取得自衛戰爭的勝利。這是十一年來的鬥爭所已經證明了的，而土地改革是封建的根本，所以說一致的方針已確定了，就是全國土地會議的方針，精神和方針已經確定了，我們要來一次澈底平分土地，就是這樣的方針。會議是很重大的，這個會議的意義是很大的。我們的任務，就是要整頓我們的隊伍，要把中央的方針貫澈下去。這個會是有關係全邊區今後的工作的重大的會議。

近兩天，中央局召集了一次擴大會議，最近在那個會上我代表中央局把兩年來的工作

作了一個報告、作了一個檢討、作了一個總結。參加會的全體同志都一致同意那個報告。現在我們這個會議，就是聚精會神的來討論如何貫澈全國土地會議的方針、土地法及中央的指示。就[illegible]土改、整頓黨。關於群衆貫澈土改這個問題上，我現在[illegible]一些問題講一講。在中央五四指示以前，我們的一切政策都沒有超出減租減息的範圍，對於漢奸的土地採取了清算，但是在日本投降以後，減租減息是不能滿足群衆的要求了，群衆的要求是束縛在減租減息的政策上，我們限制了群衆，強調了照顧，我們再加上思想上與土改運動上使得我們在思想上[illegible]中農的明確思想，反映了地主富農的思想，團結中農的明確思想。四月間中央局召集了各地區同志開了一次會議，發現了過去的錯誤，以後在四月間中央局開了土改工作會議，是估計了過去土改的錯誤（就是對貧雇農的明確方針，以並且決定了晉察冀開始組織上搬運，機械的、左的情緒上思想和小地主富農不長期的[illegible]是盲目的，生動的，很大的損失，我們受到了很迅速的[illegible]不是[illegible]都不偏不倚[illegible]不是偏[illegible]不能[illegible]。過去我們有這樣大的工作，什麼[illegible]，就[illegible]是不糾偏？怕偏了就要糾偏，不糾就是怕[illegible]就停止下來了。在中央的指示下，使得這次黨的錯誤，因此在思想上，主要是地主富農思想，急時階級的[illegible]，對這個地區很好的經驗，對反[illegible]了其他有全面的檢查了，都沒有馬上大量的開始，覆查全體的[illegible]了骨幹。後來中央去團結我們一些錯誤的指示，過去的[illegible]，計過高的一些錯誤。四月會議也有[illegible]，在這兩個會議上，土改的方針，沒有以僅僅看起來合起來上發生[illegible]。今年一月間

偏了嗎？肯定了這是錯誤的，所以那會就應該大胆的把它停下來，如果不停下來，就會使我們邊區的人民還要受到更大的損失。所以這次停止冀晉的發生，是完全正確的。在察哈爾停止了，在中心區域也有左的情形發生的，但時很快的就糾正了，轉變了，有成績。受的損失比較小，影響不大，並且覆查還有，以來是在進行，冀中還沒有開始全面大覆查。總之，我們接到中央五四指示以來，典型示範。兩次土改中我們都犯過錯誤，但是在這兩次的錯誤中使我們錯誤是應該負責的。但是在這兩次的錯誤中使我們得到了經驗教訓。這就是我們黨不純（我們可以肯定這個問題）。這樣的黨如果不加以整理，就是有了正確的方針，拿在我們晉察冀執行的，像全國土地會議的方針，完成任務；再加上我們領導上有這樣的話——也不一定能夠完成任務。那麼在底下的嚴重性就更大了。在全國土地會議上大家醒了，醒了很久，考慮了很多同志也醒醒。在我們這個區域很多地區相當長的時間，過程中考慮、考慮了很多同志都下鄉了，冀中、冀晉、察哈爾的很多有負責同志都下鄉了，特別是冀中、察哈爾的很多村的調查，證明了這個問題：像我們了村的調查；很多材料證明了這個問題：像我們現在這樣的隊伍是不能完成這個任務的。我們存在着嚴重的宗派主義、官僚主義、自由主義的傾向。中央局看到了這個問題，我們察冀邊區黨內還有許多主觀主義、官僚主義、自由主義等傾向。認識到了這個問題，放棄了這個問題，中央局應負嚴重的責任，也應該負很大的責任。

主觀主義、官僚主義的基本內容就是不了解情況，不深入群衆，從概念出發，從幹部出發，甚至是從「領導機關」出發，不是從群衆出發，從想像出發，就是從「官里窑」中來；還有強迫命令的作風。只是一級一級決定下去，沒有檢查、假報告，沒有督促，總結，這都是用什麼方法完成的呢？沒有督促，沒有檢查、假報告，完成了任務，還是官僚主義的表現。

同時我們黨內一部份地主富農出身的分子與蛻化份子，就利用了我們官僚主義的弱點，在黨內取得了信任，以致把我們黨的某些組織都篡奪了。現在我們有些支部就是爲地主富農的支部，有些支部就是地主富農作後台。但是我們是長期的不覺悟，最近我們發現了，才大吃一驚。

自由主義的基本內容就是極端民主化、無政府的思想、違反黨章、沒有組織、沒有紀律，對上級的決定沒有意見，即使有意見，也不經過組織或者在一定的會議上發言；而是到處亂講，小廣播，破壞黨的領導，削弱黨的戰鬥力，所渙散黨的組織，還有一部分是爲階級異己分子所利用。小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往往爲反黨的地主富農思想所利用。嚴格的講起來，有些所謂自由主義，實際上已經超過了自由主義的範圍。

自由主義的另一方面，就是看到許多違反黨的利益、違反羣衆利益的人，絲毫不去反對，有原則上不同的意見，也不展開討論，你講你的，我講我的，不去澈底弄清是非，這也是自由主義，我們要反對。

另外，黨內有些投機分子，他們專門觀望風色，常常可以把自己的意見轉一百八十度。今天說是黑的，明天就說是白的，從來沒有分析分析自己講黑的不對。看風色，吹東風就吹東風，吹西風就吹西風，不管這個風是什麼風。我們有些所謂事後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們不分析問題發生時的當時當地的情況怎樣，一開起會來就發牢騷，滿肚子的牢騷；糾紛，扯不清的糾紛。

自然在我們同志中有一部份是接近實際的，聯系群衆的，他們的意見有很多是根據群衆的要求出發的，但這些同志還需要理論上的提高，他們還沒有形成有系統的意見。

這裡我要特別說明：我們反對自由主義，不是反對批評與自我批評，堵塞黨內有原則的爭論。我們黨內要有批評與自我批評，要有原則性的爭論，而且我們是歡迎批評與自我批評，歡迎有原則的爭論。我們反對空洞的批評，因此我們就要照黨章辦事。有原則的爭論也是黨章上有的。

宗派主義問題，在邊區黨內是長期的存在，而且是不覺悟的。在一九四四年，我們揭發了軍隊中的山頭主義，這是對的；但我們揭發了軍隊中的山頭主義，沒有揭發地方的山頭主義，因此沒有很好的收場。

不久以前，軍區政工會議以及二級軍區所開的政工會議，其精神與內容是怎樣呢？一直到土改中間，就是說：我們在清算鬥爭以來，軍民關係是不好，究竟是什麼問題呢？這還是表面的現象，它的本質是什麼？僅僅說軍閥主義、山頭主義，還不能解決問題。今天我們可以說這些都是軍民關係不好的因素。戰士對地方不滿，對區村幹部的不滿，也有他的因素。但總之這一不滿，便利了誰？就是被地主、富農所利用了。在土改中，特別表現的不滿，對地主、富農，我們當時開政工會議，看到這種現象，同時也看到它的嚴重的本質。因而要揭發了軍閥主義、山頭主義的嚴重。但我們集中火力所反對的，是主要還是山頭主義、宗派主義，破壞了土改。因爲他利用了軍隊中的山頭主義，拿起宗派主義反對土改，所以反映了當時士兵對區村幹部提出的不滿。就們要不滿這個問題，也負擔了抗戰的有功的問題、優抗問題，這個問題在軍隊中的本質，在部隊中的本質，是地方幹部的不滿。如擴軍有問題，也有他的理由，解決了沒有？因此我們主要反對鑽空子的地主、富農，根本解決了。等等政工會議以後，軍民關係改善了很多，但是不是一致了？是不是完全一致了？同志們，還有問題？在思想上是不是一個完全一致呢？所以今天還有山頭主義的存在。在我們要繼續反對山頭主義也好，宗派主義也好，同樣要集中火力反對。當時以及今後，要消滅山頭主義。

地主富農思想，揭發了地主富農思想。在軍隊中，雖然打擊了地主富農思想，但這種火力還不夠。今天還要繼續反對宗派主義、山頭主義，地主富農思想是分不開的，因爲宗派主義、山頭主義是被地主富農所利用的。宗派主義；在軍隊中，在地方上，都還嚴重的存在着（這是說我們黨內），還要繼續打擊消滅之。

在黨外，黨與群衆的關係上也存在着嚴重的宗派主義。我們有些黨員與幹部，站在群衆頭上壓迫羣衆。所以我們成爲一種小的「幫口」。使黨脫離了群衆。所以我們今天要反對宗派主義，尤其要反對地方黨對群衆的宗派主義——嚴重的脫離群衆的宗派主義，是最危險的，這種脫離羣衆的宗派主義，發展下去，就會羣衆的宗派主義。這種宗派主義之所以存在，使我們黨有死亡的危險。這是由於我們缺乏明確的階級立場，明確的階級觀點羣衆觀點所致。我們這次要着重的反對地方的宗派主義，這並不是說因爲一九四四年我們曾經反對了軍隊的宗派主義，這次就只對地方的宗派主義。我們不應該這樣了解，這樣了解是庸俗的了解，這了解不正確。我們之所以反對地方的宗派主義，是因爲目前的革命鬥爭與黨的實際情況迫切需要克服地方的宗派主義。不克服地方的宗派主義，我們一定要脫離群衆，一定不能正確貫澈土地改革。凡是一切忠實於人民忠實於黨的同志，都應該自覺的擁護這個方針。當然，在軍隊中間我們還要指出：不要以爲過去反對了軍隊中的傾向，揭發了軍隊中的宗派主義，就以爲任務完了，今天是地方上的事了，或者抱旁觀態度，或者自己站在山頭之上，以爲他過去都是對的，這種觀點不正確。反宗派主義是我們整個黨的問題，軍隊也有一份，——剛才我講過，軍隊中的宗派主義還要繼續克服，反對宗派主義是整個黨的問題。

總之：宗派主義、主觀主義、官僚主義、自由主義，都是由於我們缺乏明確的階級立場、階級觀點、羣衆觀點而來的。本來我們的照顧山頭是爲了消滅山頭，但過去我們有很多的照顧和顧慮，却是從宗派主義出發的照顧和顧慮。這是失掉了階級立場的！我們今後要消滅山頭、消滅宗派。只有照顧眞理，反映眞理，堅持眞理，反對宗派主義，才能使全黨眞正得到團結。

由於黨內嚴重存在着宗派主義、自由主義、主觀主義、官僚主義的傾向，由於黨內不純，相當普遍的嚴重的貪污腐化現象。我們全黨必須反對這種貪污腐化份子，自己要坦白貪污事實、交出貪污的財物。在土改中，侵佔了群衆勝利果實與自肥的，則必須交還給農民。凡是農民的勝利果實，一針一綫，我們都不能侵犯，這是黨的純潔性與紀律性問題，也是我們每個共產黨員應有的考驗。

我在前面已經講過了：戰爭與土改是統一的內容，「前邊打蔣介石，後邊挖蔣根」，這個口號很好。每個共產黨員都應站在戰爭之中，不能站在戰爭之外。戰爭固然有前方後方之分，有工作崗位的不同，但都是在整個的戰

爭組織之中，所以不允許有觀戰的，也不應該觀戰。戰爭的勝負大家都要負責。

土地改革是翻天覆地的大革命，要推翻幾千年的封建制度，這是一個艱巨的任務。土地改革支持了戰爭，而戰爭本身也是爲着土地改革的。因此，我們每個共產黨員都應該投入這個大革命運動中去。我們軍隊有的同志說：參加土改好像不是我的事，這是不對的。五四指示以後，軍區即有幾個訓令，要軍隊參加土改工作，並且要軍隊組織工作團直接參加土改。不僅軍隊應該也不許可站在土改之外。今天的一切工作，都是爲土改，而土改又是爲戰爭服務的，一切工作的中心環節。土改要澈底完成，要改變我們的思想上、組織上、政策上一切都要隨着土改運動的發展和深入來改變。因此就不能說這事情只是地方黨的責任，是地方幹部的責任，做群衆工作者的責任，自己逃避了這個責任。我們老百姓說：逃避這個鬥爭的就是在革命隊伍中的逃兵，在革命前進中的掉隊落伍者。對於這個問題，有的同志還不一致了解，要搞清楚：究竟我們爲了什麼？爲了什麼？你們黨，幹什麼？現在我們該幹什麼？這樣大的革命，這樣嚴重的政治任務，站在旁邊，歷史認爲如果可有可無，馬馬虎虎，你，我看你將來就是在黨的履歷表上也不好填呵！

（下接第二版）

中國共產黨黨章規定

共產黨員均有下列義務

（一）努力地提高自己的覺悟程度和領會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礎。

（二）嚴格地遵守黨紀，積極參加黨內的政治生活和國內的革命運動，實際執行黨的政策和黨的組織的決議，和黨內黨外一切損害黨的利益的現象進行鬥爭。

（三）爲人民群衆服務，鞏固與人民群衆的聯系，了解並及時反映人民群衆的需要，向人民群衆解釋黨的政策。

（四）模範地遵守革命政府和革命組織的紀律，精通自己的業務，在各種革命事業中起模範作用。

浙大學生三次罷課

抗議匪當局非法判處三同學徒刑

【新華社陝北二十四日電】綜合美聯、合衆社二十一、二十二日訊：杭州浙大全體罷課三天，抗議蔣匪浙江高等法院，於二十日宣判該校學生陳建新、黃世民、鄖伯壎三人七年徒刑。按該三學生，係於上月二十五日與被蔣匪殺害之于子三烈士同時被捕，浙大學生為抗議蔣匪逮捕屠殺罪行，曾兩度舉行為期各一週的罷課。此為本月來第三次罷課。另據美聯社二十八日電報導：上海學生仍堅持罷課，已有女學生兩人續遭蔣匪逮捕。又訊：于烈士被害已近三週，蔣匪學生憤慨情緒，仍極高漲。

于子三烈士遇害經過

【新華社陝北二十四日電】據上海「觀察」週刊三卷十一期報導，蔣匪逮捕屠殺浙大于子三烈士慘案經過稱：十月二十五日，浙大農藝系四年級學生于子三，農經系四年級學生鄖伯壎，同往鹽務校友某君訪婚；供職於上海之道中女校之陳建新及蔣記農民銀行之黃世民兩校友，亦於是日乘車抵此賀喜。彼等相遇後，暢敘甚歡，至晚上十時許，于、鄖擬返校時，校車已開出，鄖因患腳病，不便夜行，便計，遂局留宿，於翌晨出席浙大張故教育長追悼會，為方便計，于因須於翌晨出席浙大兩人在大同旅館所賃之房間。是晚深夜二時許，蔣匪軍警於檢查旅舍時，即將四人逮去。逮捕時無理，既無拘票，更未說明原因。浙大學生自治會獲悉後，憤慨異常，二十七日即向蔣匪提出立即釋放及保證以後不再發生類似事件，兩項正義要求，並分頭向蔣匪當局交涉。蔣匪浙江省政府，及保安司令部，初時尚圖抵賴，謊稱「不知」。後經嚴重抗議，始承認將四人拘於警察局獄中，並佯允於二十八日移送蔣匪法院。至二十六號，又自食前言，仍不移送。至此，蔣匪敷衍搪塞，眞相已極明顯。浙大全體學生遂決定，二十九日晚蔣匪如仍不釋放四人，全校即於三十日起罷課。二十九日，蔣匪保安司令部行兇後作賊心虛，竟無恥地壓迫抱病在身的竺校長，簽字證明他「看見于君自殺」，但為竺氏拒絕。至此，蔣匪殺害于烈士之奸計遂不得逞，而其罪責亦同時暴露無遺。當晚于烈士被害噩耗傳至浙大，全校即捲入反屠殺爭自由罷課中。全體教授亦痛憤異常，與學生一致堅決主張調查蔣匪殺害于子三烈士眞相，控訴蔣匪浙江保安司令部蓄意謀殺罪行。蔣匪於行兇後，妄圖誣指于子三烈士係「自殺」，但甚至與蔣匪官方有關之「觀察」週刊，該文亦不得不吞吞吐吐，透露出慘案中的若干眞相。該文指出于烈士死後，頭部面是血，「自殺」一說是一個謎，有許多疑點。

蔣匪犯下滔天罪行

轟炸邊區和平城市

毀壞了石家莊民房幾千間

阜平周圍投了上百個炸彈

【本報訊】這幾天賣國賊蔣介石，派了大批美國造的飛機，不斷的來轟炸我們邊區的老百姓。石家莊從十二日解放那天起，就接連遭到蔣機日夜的轟炸，到今天還沒有停止。石家莊的老百姓損失甚大，老百姓的房子被炸毀的，就有幾千間。蔣機還散下許多傳單，竟然說要炸平石家莊。二十六日，蔣介石又派了十七架美國造的飛機，裡面有五架大轟炸機，在我們阜平一帶轉了兩個多小時，向阜平城和宅周圍村子的老百姓轟炸掃射，投了上百個炸彈，炸傷老百姓十餘人。在二十日以前，阜平某村人，也曾遭到三架美造蔣機的轟炸掃射。邊區人士都認為蔣介石為了挽救他快死的命運，竟不可惜的把合肥、青島、成都等許多大城市大地方，出賣給美國帝國主義，作為美國的海空軍基地。現在竟因為這一座石家莊城市，被我們解放了，歸了我們老百姓，他就老羞成怒，瘋狂的想摧毀這座城市，和邊區其他市鎮。而無恥的中央社，還造謠說，他們轟炸的是「軍事目標」，是「飛機場」，是我們的「兵工廠與訓練新兵機構」。邊區老百姓對於蔣介石匪……

邊區各界通電全國

抗議蔣機轟炸老百姓

【本報訊】邊區農會臨時委員會，青年聯合會，婦女聯合會，文化界聯合會，頃聯名通電全國，抗議與控告蔣介石匪帮派出大批美國造的飛機，日夜轟炸邊區老百姓。原電稱：

全國同胞們：你們聽到，我們晉察冀人民解放軍在清風店打了一個大殲滅戰，不到幾天工夫，又一下子解放了華北重要城市石家莊，先後消滅了敵人三萬多，你們一定很高興的。可是人民的事情，反動派就不……

新疆人民自治軍

挺進吐魯番盆地

土耳其斯坦革命游擊隊

領導人民驅逐新疆蔣匪

【新華社陝北二十六日電】據上海報紙消息：新疆少數民族武裝反蔣自治運動，已由該省西部推進至天山南麓吐魯番谷地。該地托克遜、吐魯番、鄯善三縣八人民武裝騎步兵數千人，已統一組成「革命土耳其斯坦革命游擊隊」，領導當地人民封鎖蔣匪糧源，進行反蔣鬥爭，提出蔣匪軍撤出新疆，實行民族自治等口號。七月間，游擊隊曾大舉出擊，襲擊據點，斷公路，不斷獲勝。蔣匪新疆警備司令部為之驚慌失措。七月六日，游擊隊武裝百餘人，首次襲擊鄯善之連木沁及漢墩二地蔣匪警察所，全殲匪警，繳獲馬匹槍枝甚多。十日，六百餘武裝，又分襲蔣匪洋海及托克遜至庫爾勒公路上之庫木什，在攻入洋海後，將匪儲存糧萬餘石，全部分與貧民。十三日，千餘騎步武裝，攜有輕重機槍，手持白色「土爾其斯坦革命游擊隊」旗幟，在該隊首領阿不都熱河滿直接率領下進攻蔣匪……

運城圍城打援

殲匪三千餘

萬餘匪援被我擊潰

【新華社晉冀魯豫二十六日電】晉南人民解放軍，攻擊潰北援運城蔣匪，殲共三千七百餘人。本月十二日，蔣匪從西北戰場拼湊第一旅、第二八旅、第八十三旅之二四七團，第八十四旅一個團，及匪特軍匪二十六師師長鍾松率領河，在蔣機掩護下從平陸渡日晚進至運城東南二十五里大郎廟一帶地區，發覺陷入我軍重圍乃急忙回竄……

廣西民軍

解放武宣

【新華社陝北二十六日電】為配合人民解放軍大反攻，廣西人民武裝近……

石家莊新華分社

業已成立正式發稿

【新華社石家莊二十五日電】石家莊解放後，新華社分社已籌備就緒，自今日起正式發稿。

解放軍作戰一週間

深入豫西南陝南腹地

各線連克縣城十二座

【新華社陝北二十六日電】一週戰況：十一月二十日至二十六日。

豫陝鄂

豫鄂陝解放軍繼續發展攻勢深入豫西南及陝南腹心地區。東線我軍於十五日克南陽西北之蔣匪重要據點安臬鎮，十七日克鎮平，十九日克平漢路以西之泌陽，二十日再克南陽東南之唐河。至此，豫西南廣大地區獲得解放，南陽已處於三面包圍中。西線我軍於十七日克陝南山陽，十二日克陝南之西安以南二百里之鎮安……

蘇魯豫皖

華東

晉冀魯豫

晉察冀

西北

東北

驚慌與紛亂！

蔣匪戰略中心城市遭受我軍威脅

長江以北各地告急，召開六省軍事會議

遼吉地方武裝

擊退侵入康平匪寇

戰敗又挨了一記耳光

聯大決議防範散佈誹謗消息

美進步公民協會聲明

受難國應享有優先權

救濟計劃必須不干涉他國內政

走私

匯美日商品任意橫行

在晉察冀邊區土地會議上

聶榮臻同志的開幕詞

（上接第一版）

全國的土地會議所決定的平分土地的新方針、新任務，在我們這個區域能否徹底完成，關鍵就在於整黨。剛才我講過；各地工作團調查的情形是典型示範中已經得到了充分的材料，證明我們黨內的嚴重不純，我們黨必須整頓。所以必須查階級、查思想，整頓我們的隊伍。黨內許多地主富農份子，始終查不清楚，從黨管來說，三分區最近統計有好多地主富農的，有十個。我可以肯定的說這個數字是不少的。這邊的是圖過了這個數字。我們要查階級、查思想。在黨內地主富農出身的份子，依然保持地主富農思想的話，請他出去，如果不能這樣做，就大大障礙了我們的土改。我們地主出身的同志，像彭湃同志這樣的人太少。我們的彭湃同志，我們的革命先烈，就是大地主出身。大革命時期，他是做農民運動的領袖，在廣東東江，他首先把自己的土地、房屋，都交給農民處理，自己始終在農民中間領導農民，當了農民的領袖。有的同志今天填表，明天填表，填過來，填過去，到會又填表，還要修改，究竟怎麼回事？家庭出身是地主，但是要站在農民方面，要實行土改革，這有什麼可怕呢？現在我們要查的是要查思想，這不僅僅是地方的問題，軍隊也是同樣。這是全黨的問題。同時，我們……